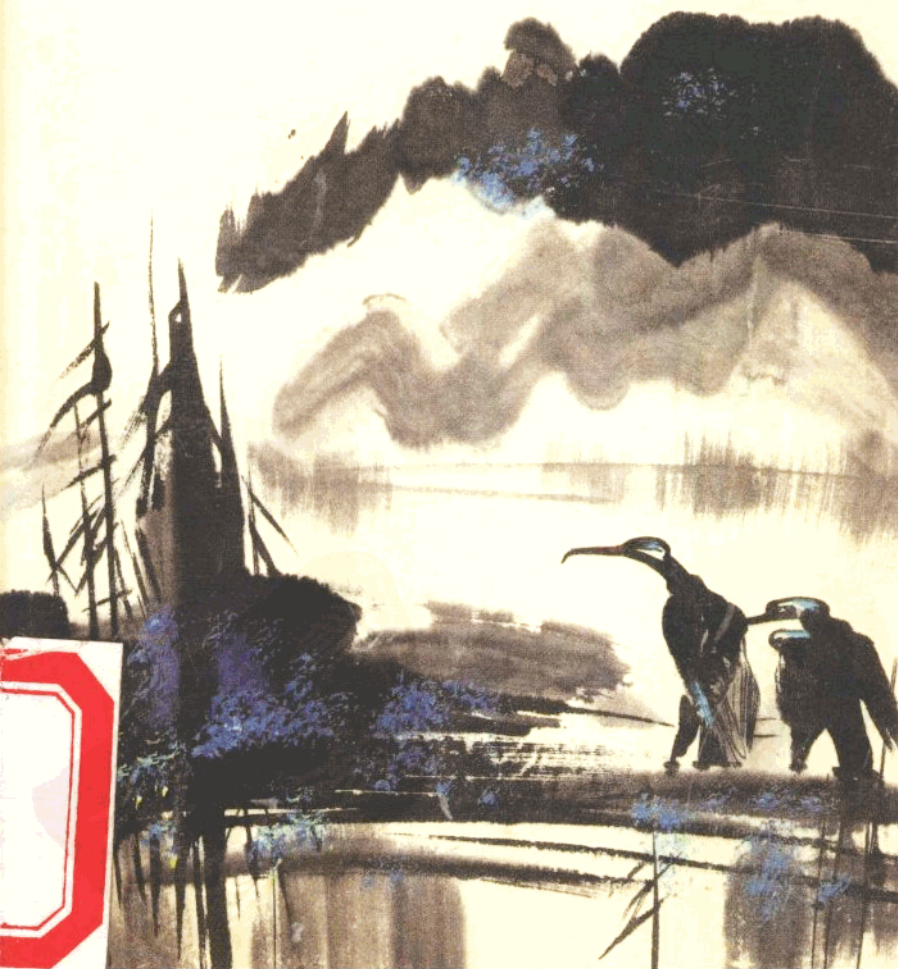




鱼鹰号子

宇峰



内 容 提 示

这小说没给读者讲故事，只写了长年在湘西潇水上靠放鱼鹰打鱼为生的一个老头儿和一个孩子。作者手法不新，写得也不热闹，但是，也许您读过之后，那条清澈而又神秘的潇水，潇水两岸的吊脚楼；那异乡风情十足的湘西景色，特别是书中小主人公和他爷爷的生活情境，会牢牢映在您的脑海里、大概想即刻忘掉它也不那么容易了。

1 海儿从来也不去想什么冒险的生活。都说山呀，水呀能启发人的想象力，海儿的想象力却好象被这一座座大山、一条条河给锁住了，他甚至不愿意去想在这山外面还有什么样的世界。在海儿看来，山和水永远没有尽头。走出这座山，另一座山早就在前面等着了。水呢，永远是缠着山根流，有时甚至突然钻到山肚子里去，有时又莫名其妙地从石缝里钻出来，高高地挂成一道瀑布。海儿的全部生活是在这山里、在这水上，他象一棵楠树、象一条鲢鱼那样长到了十三岁。

可是，一棵有十三圈年轮的楠树已经有几丈高，能引来金翅鸟在枝杈上搭巢，一条活了十三年的鲢鱼，或别的什么鱼更加不得了，一条扁担船也许装不下它啦！海儿呢，却是瘦小瘦小的身体，一眼看去，是十岁的样子。

“海儿——”

一声苍老、高亢的吆喝，海儿飞快地从粗大的板栗树上爬下来，朝河边奔去。一条小船正吃力地逆流而上，爷爷站在船头撑篙，几只鱼鹰则立在船尾，被摇晃的小船闪来闪去，不停地扑动乌黑的翅膀，海儿满头大汗地跑近河边，只见爷爷一手稳住篙，一手从船舱抓起一团什么高高地一甩——原来是纤绳，盘成圆圆的一团，在半空中划着弧线飞来，金晃晃地刚好落在海儿脚下。海儿弯腰拣起，也不答话，就把纤套背在身上，向前猛跑，跑出十几步，纤绳拉紧了，海儿被拽得晃了一下，差点摔在地上，他就势用两手抓住一棵大茅草的根，稳住了身子，就一步一步地往前爬，细长的纤绳在他背后一抖一抖地打着沙滩。船上，爷爷拚出全身力气撑着竹篙，他先缩紧身子，用脚蹬牢船板，一篙下去，再把身体弹开，靠这个张力让船前进一点点，当爷爷拔起篙、又一次缩紧身子时，船就立刻顺着激流开始后退。这时，就是这一秒钟多一点的刹那间，就全靠海儿的纤绳啦。海儿觉得背上的纤绳一紧，知道是到了这紧要的时刻，两只手

和两只脚生了根似的扒在沙滩上，深深地陷在沙里，他挺住了。当他感到背上又是一松，就飞快地朝前爬。心里想着：这一把篙换得不错！再有这么十几篙，就到铁链子啦。为什么爷爷今天没喊撑篙号子呢？

铁链子挂在一道壁立的岩石上，河水在石下盘起飞快旋转的漩涡，这里水深不见底，岸没落脚的地方，只在岩石上有一条窄窄的凹痕，是先人凿出的，拉纤的人脚踩着这些凹痕，手抓着那条横悬的铁链子，一点一点移过这道石壁，铁链子比海儿的胳膊还粗，油光闪亮。

爷爷对海儿说过，这里叫鬼门关，这整个的滩也叫这个难听的名字。因为喜欢这滩，海儿甚至不觉得这名字难听了，这是这没有尽头的潇水中最大、最险的滩，有半里路长，本来平缓的河水流到这里突然焦急暴跳起来，因为山夹得河道变窄了，特别是铁链子这里，两岸的山崖几乎碰到了一块儿，海儿曾经眼看见一大群猕猴借着树梢的弹力，从这边的山崖荡到那边的山崖，连最小的猕猴也荡过去了。

海儿知道，潇水流进洞庭湖。海儿的家原来在洞庭湖里的一个小岛上，海儿的爸爸、妈妈都埋在那里。每年清明，爷爷都要带着海儿顺着潇水漂进洞庭湖，到那个小岛上给爸爸妈妈上坟，还要看看那四间草房是不是漏雨了。房里还有几件家具哩。一张木床，是雕花的，一个快到屋顶高的橱子；海儿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座梳妆台，梳妆台上有一面镜子，海儿永远也忘不了从那面镜子里看见的自己的样子，离开这里，海儿再没别的地方去照镜子了。爷爷的船上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没有镜子。去年清明节，海儿曾经要爷爷把这座梳妆台带到船上，但爷爷不答应。

海儿觉得，自己真正的家是这条渔船。船上有他吃的、用的一切：小小的被子，花格书包，铁锅，铝盆，瓷碗，劈好的木柴，放着油、盐、辣子的小木箱，各种干鱼片，从最常见的青鱼到最稀罕的鲟鱼都有，当然，还有风灯、渔网、钓竿；更有好伙伴，那五只鱼鹰。

现在，海儿已经攀上铁链子了，他双手紧紧抓住链环，纵身一跃，一只脚已经登上石崖，但就在这时，河心一个浪头打在船上，船

一晃，纤绳一抖，又把海儿拉了下来。海儿让双脚悬空，双手死拿地抓住链环，他知道，这是最要紧的时刻，他必须象这铁链一样结实地把正在后退的船拉住；爷爷马上就会撑下更加有力的一篙啦，拉住！纤绳是细竹条编成，有劲着呢，那块凸起的石上有一道深深的磨痕，就是这顽强的纤绳磨出来的，当然，不知是多少根纤绳磨过多少岁月了。海儿背的纤套上缠着厚厚的布条，深陷进肩头的肉里，海儿太瘦了，全靠骨头顶住这纤绳。纤绳在半空晃动着，海儿拚命挣扎着要把脚登上石崖，他瘦小的身体也成了链条的一环，随着纤绳在半空晃动。尽管是无数次拉纤过这鬼门关了，海儿心里还是有点儿害怕，他知道，有好几个比他海儿强壮一百倍的汉子，就因为在这紧要关口吃不住了，松了手，掉进石崖下的漩涡里再也没有钻出来，象海儿这么小的身体，这深水里的大鱼只消一口就全吞下肚子了，鱼鹰们也帮不了他的忙。正在这时，爷爷喊起了号子：

“啊——嘿！嘿！呃——嘿！嘿！呃——嘿！嘿！呃——嗨！嗨！嗨——嗨——嗨！”

河水也翻腾得更急了，发出兽吼似的涛声，这滩底也不知藏着多少暗礁，水涌到就被撞得晕头转向，只晓得掀浪头，搅漩涡，只晓得要把漂在河面的任意什么东西都卷进水底。可是，这条逆流而上的小船却不是那么容易被吞没的，爷爷在这浪里涛里闯了五十年啦，那苍劲响亮的撑篙号子不是已经稳稳地盖过了涛声么？

海儿就着纤绳狠狠一抖的劲儿，终于双脚登上了石崖，并沿着石崖凹痕走了几步，这一下，他算稳住了，这铁链子总共有三丈长，再走几步，就到了铁链子的中间，恰好这时吹过一阵顺风，对长悠悠的纤绳来说，这一阵风的力气比海儿的力气大得多，海儿晓得抓住这好机会，手脚一起用力，几下子就到了铁链的尽头，爷爷的号子还在一起一伏地喊着。

过了滩，海儿解下纤套，盘起湿淋淋的纤绳。

爷爷把船停在两棵又粗又矮的老樟树下，已经有两条鱼鹰船停在这里，其中一条，海儿认识，是幺妹家的，有七只鱼鹰站在船上，全是年轻体壮的。幺妹和爸爸、妈妈一起

过打渔的生活，海儿认识这一家已经有两年了，和幺妹玩得很要好，在鬼门关那头，海儿还为幺妹摘了一兜板栗，刚熟透的，正好吃。

幺妹家的船上没有人，只有鱼鹰看着船。鱼鹰象狗一样，晓得看家，能认主人，还能认朋友，要是陌生人走近船，它们就会又叫又咬。幺妹家的鱼鹰认识海儿，海儿把板栗放在幺妹的一个小铁罐里，那铁罐挂在船头的桅杆上。

“海儿，今天晚饭到笆茅寨去吃，喜欢不？”

爷爷从船舱里钻出来，手里提着酒葫芦喊海儿。海儿连忙点头，他正好想去寨子里看看，再说，幺妹一定也是到寨子里去吃晚饭了。不知幺妹家的船是从上游下来，还是早一点过了鬼门关？海儿摸了摸自己的肩，被纤绳勒过的地方象鞭子抽似的疼。

笆茅寨在山顶上，总共有十几户人家，住的全是吊脚楼，房子的一少半搭在山石上，一多半靠长长的木柱撑住。房子的地板、墙壁全是用最好的木料建成，只有房顶盖的是青瓦。这些吊脚楼至少有五十年了，全都歪斜着，显

得破旧，木板和青瓦一样是黑乎乎的颜色。这山不高，可是很陡，一道石阶从河边曲曲折折地通到山顶，钻进那一片吊脚楼里。

海儿跟着爷爷走上石阶，爷爷走得快，一会儿就把他拉在后面。这时，海儿就加快脚步，一步跳过两层石阶，他的肚子真的已经饿了。

寨子里唯一的一家小饭店，海儿已经跟爷爷走过好多次。店子没有招牌，只有一块白布幌子挂在木杆上，快到门口，一股油炒辣子的呛人气味扑面而来，海儿咳了一声，倒抢在爷爷前头钻进店里。

幺妹一家果然在这里，他们已经吃上啦，幺妹爸爸喝了酒脸色通红。幺妹看见海儿进来，就放下饭碗，叫了一声：

“海儿哥！”

“幺妹，你的新衣真好看！”

海儿歪着脑袋看幺妹穿的花上衣。幺妹妈一面招呼海儿也坐下来一块儿吃，一面把饭碗重新塞进幺妹手里。幺妹爸起身把爷爷拉到桌前坐下，又去买酒，爷爷连忙摸出酒葫芦摇了摇说：

“还有半斤多哩，够了！”他把酒葫芦放在桌上，向掌柜的秃顶老头儿喊：“来一盘猪头肉，一盘辣炒香肠，两碗饭！”

海儿饿得慌，吃得也快，没一会儿，扒净了一碗饭，肚皮也撑起来了。幺妹早吃饱了，正等着他呢。两人一块儿离开饭桌，海儿又向掌柜的秃顶老头要了一碗开水，用两手捧着，嘘嘘地吹着热气喝，辣子香肠好吃，就是太咸了点儿。

店子里又来了几个客，都是使鱼鹰船的人，和掌柜的秃顶老头儿熟，热热闹闹地招呼着，围住桌子坐。爷爷和幺妹爸正喝得有兴头，海儿一面喝水，一面伸着耳朵听大人说话。

“想来想去，我还是要在龙山城里买房子。”幺妹爸一拳砸在桌上，显得很有决心：“龙山城里有医院，有学校，还有电影看，离这条河又近便。”

“城里有千百户人家，我在街面上开个店，卖点烟茶糖果，不愁没生意。”幺妹妈补充了一句，用眼睛盯住爷爷看，她显然很尊重爷爷的意见。

“龙山城是好地方！”爷爷一仰头，喝干一

盅酒，用手擦一下胡子说：“我们水上人，最快活的事就是有这么个盼头：有朝一日，能在热闹的地方买下一座屋，落个户，我们跑的码头多，见的世面广，住在闭塞地方会憋死！再说，么妹长到这么大，应该去上学读书啦！”

海儿喝完水，本想和么妹一块出去玩，听到爷爷这后面一句话，又迈不动脚了。原来么妹要上学哩，难怪穿了新衣服。么妹比海儿小一岁，按说真的早该上学去，可是，使鱼鹰船的水上人家今天在这里，明天却不知要漂到什么地方去打渔，哪儿去找跟着船走的学校？海儿还不知学校是什么样子，他有个花格书包，里面还有几本课本，那是爷爷教他识字用的。听说么妹要上学，海儿心里为她高兴，又觉得一丝难过，么妹成了学生，就再不是他的伙伴了，他的伙伴就只剩下黑鱼鹰了！海儿正在发呆似的想心事，突然，窗外响起了炸雷似的一片爆竹声。

“海儿哥，快出去看！”

么妹一把拽起海儿，海儿一下子忘记了全部心事，跟么妹跑出门去。

原来是寨子里有人家结婚。送新婚的队

伍正从店子门前经过。新娘穿得一身新，上衣是大红的，让夕阳照得晃眼睛。新娘后面是吹鼓手，等爆竹一停，就一齐吹打起来，海儿数了数，有四支唢呐，两个皮鼓，还有一个人吊细了嗓子唱着听不懂的歌词。这时，全寨的男女老少都跑出来看了，海儿拉着幺妹的手，被人群挤着，忘记了爷爷，一直跟到了新婚人家门口。他们没能挤到门前去，只听见里面有人喊着“拜天地！”“拜鬼神！”“拜父母！”“夫妻对拜！”接着，有人举着长长的爆竹竿来到门口，人群忽地散开，爆竹点燃了……

海儿四下望着，不见爷爷的影子。为什么爷爷没有来看热闹？幺妹的爸爸妈妈也没来，海儿拉着幺妹挤出人群，小跑着回到店子门口。他听见里面有人在粗声粗气地骂人，是爷爷的声音：

“老四，你小子混帐！幺妹才十岁，你就让她嫁人？还有你，老四屋里的，你们混到一块儿啦！”

海儿和幺妹一齐怔住了。“老四”是幺妹爸爸。接着，里面传来幺妹妈妈的声音：

“幺妹的事，不是就出嫁，是先许给人家，

订下婚，要等么妹上完学才办结婚的事。”

“那男人多大岁数？”

“有三十来岁……”

“混！”随着骂声，一个盘子啪地摔碎了。

“你喝多啦！”是么妹爸爸的声音：“你想想，如果不在城里找个亲家，我们凭什么能落脚？龙山城是有王法的地方。”

没有声音了。海儿和么妹小心地走进门里，只见掌柜的秃顶老头儿正拉住爷爷要赔盘子的钱。爷爷把钱付过，拉住海儿的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店子。

下山时，海儿走得飞快，把爷爷甩在后面。爷爷紧走几步追上来，问海儿：

“你在想心事？”

海儿不回头，也不吱声。

“你在想鱼鹰，才走这么急。”

海儿还是不回头，也不吱声。

“你在想么妹？”

“我没想她！”

海儿回了一句，心里却想着，么妹要去上学了，要住进龙山城了，要象那个新娘一样穿起大红上衣嫁人了……不管怎么样，她最好

快点下山来，吃小铁罐里的板栗。竟然忘记对她说板栗的事啦。山上，还有爆竹声阵阵传来，但越来越响的是那波涛声了。一只水鸟叫着飞过山前，天边的晚霞越来越红，红得发紫了。河水映着霞光，也变成了紫红色。远远地船上的鱼鹰已经发现了山腰走着人，啪啪地拍动着翅子。海儿边走边望着小船，觉得这个家实在太小了，只有一片席子卷的乌篷搭在船上，遮雨挡风，拿掉这个乌篷，全部家当就都在风里雨里啦，也不知在这船上渡过了多少岁月？第一次觉得它太小。可是，如果换上个大家伙，过鬼门关时可就拉它不动罗！

直到天黑，么妹一家也没下山来。黑夜是放鱼鹰捕鱼最好的时候，么妹爸爸难道喝醉了酒？爷爷解开缆绳，准备去放鱼鹰。海儿说：

“不等一等么妹家？”

“水上的活路，你又不是不晓得，谁能等谁？”

爷爷拉海儿上船，就一篙撑开了船。小船晃悠着离岸，好象要往黑乎乎的水底下钻

去，却一直晃到了河水平稳的月牙湾。这月牙湾是最合适放鱼鹰的地方，海儿到船头点亮了风灯。

风灯一亮，鱼鹰们就兴奋起来，伸着头颈向水里望。风灯的光亮不但能让鱼鹰看清水里的动静，还能吸引水底的鱼群游过来。海儿这时已经完全忘记了么妹的事，尖声向鱼鹰们吆喝着：“你们看见鱼了没有？看见了吗？你们这群懒鬼！快往水里跳哇，在等着鱼儿自己跳到你嘴里？”听到吆喝，鱼鹰们一齐扑起了翅膀。通地一声，一只鱼鹰跳进水里去，立刻没了影。没等水面的波纹散开，它已经叼着一条尺把长的鱼浮出水面，那鱼还在摇头摆尾地挣扎着。

“又是你呵，你这个老家伙！”爷爷一把抓过鱼鹰嘴里的鱼甩在舱里：“又是你带头干活罗！你是越老越能干，来，再来一个吧，要漂亮的！”

扑通扑通，鱼鹰全下水去了，海儿也忙着一条接一条的从鱼鹰嘴里抓鱼，他已经顾不上再尖声吆喝，今天，这些鱼鹰个个都很卖力！在海儿眼里，五只鱼鹰都有自己的模样，

自己的脾气，水面才有一只鱼鹰露头，他就知道这是哪一只了。小船在月牙湾里划了半个圈，舱里的鱼已经有几十斤，难得今夜活路顺手，海儿不经心地朝岸边望了一眼，见有一盏风灯正明亮地走过来，那是幺妹家的船，他一眼就认得出，没错。海儿才怔了一会儿，又看鱼鹰们，嘿，好象是累了，等着爷爷用竹篙挑它们上船了，一个个在水面浮着，不肯朝水里钻，爷爷真的抄起竹篙了。可是，在这当口，爷爷才不会挑这些懒鬼上船，爷爷该喊鱼鹰号子罗！只要鱼鹰号子一响，没哪只鱼鹰能再厚着脸皮浮在水面！

可是，爷爷一声没吭，看了一眼渐渐走近的幺妹家的风灯，伸出竹篙，把鱼鹰一只一只地挑上了船。

海儿也不吭声，就坐在船板上。爷爷摇着船，一会儿就出了月牙湾，贴着岸边走，海儿知道，这是要睡觉了。鱼鹰们水淋淋地立在船沿，用嘴梳理着羽毛，那只最老的鱼鹰还在不时地朝水里望，海儿则朝那盏月牙湾里的风灯望。船在一个山脚停住了，海儿跳上岸，把缆绳系在一块凸起的石上。这里虽然避